

火红的灯笼火红的年

□ 金克义



在老家过年挂灯笼是一种古老的风俗。它象征着红红火火欢乐和喜庆，也是一年中招财进宝、鸿运当头的象征。

挂灯笼一般从腊月十五开始筹备制作灯笼，一般到腊月二十三结束，而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，每家只在大门前左右挂两盏小灯笼就可以，这既是送灶王爷上天，也是为大年的到来营造气氛。小年的灯笼家家都在形式上出些花样，有白菜灯笼、萝卜灯笼、西瓜灯笼，还有西红柿灯笼等等。农业社会，所有的庄稼是制作灯笼的原始思路，到腊月二十八，家家户户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挂灯笼，挂灯笼的形式也百花齐放，不拘一格。灯笼上图案也多了，吉庆氛围也相当浓郁。

在我的家乡，谁家的灯笼挂得最高，谁家才能接到更多的喜庆和福气。据说大年三十晚上接神，神就是从灯笼杆上走下来，然后进入千家万户。所谓福星高照就是指灯笼挂得越高越好。那时候一般人家的房子也就在七八米高，所以灯笼杆最高的也就是十来米左右，我家无疑是灯笼杆立得最高的一家，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了。

父亲是一家之主，逢年过节必须是他把灯笼杆砍回来，然后用铁丝一根一根连接好，在院子正中立起一根，高度比院子正中的略低些，灯笼外侧的图案是谷子、大豆、高粱、鱼、龙等，也有娃娃图像的，还有寿星的等等，象征一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和和美美，安居乐业。我家立灯笼杆最高的那根时，需要父亲亲自竖起来，哥哥和我这些男人都来帮忙，这象征着父亲和男人是一家之主，立另外两根灯笼杆则需要母亲和姐姐出来，象征着饲养家禽是妇女们的事。灯笼杆立完之后，一般的家庭都要放上一串鞭炮，尤其蹦得很高的“二踢脚”，随着灯笼的挂起也高高地飞上天空。三盏灯笼杆高高矗立，很像三面红旗高高飘扬，不仅有年节的气氛，也有生活昂扬向上的气势。当然除了我家之外，各家还有各家立灯

杆的方法，有立在大门外的，有立在大门里的，有立在房山头的，有捆绑在篱笆上的，有插在柴垛上的，也有在灯笼杆下磕头跪拜的，也有在灯笼杆上挂香祭拜的，也有在灯笼杆上写着“天官赐福”的，总体上说，一个红红火火的年，在灯笼杆上显得五彩十色，气象万千。当年三十黄昏降临，所有的灯笼都睁开了双眼，照亮了夜空。家家户户欢天喜地，看灯笼的人也川流不息，一个小小的村庄一时间成了欢乐吉祥的海洋。

至今多年过去，许多生活的细节我都忘记了，唯有那高高立起的灯笼依然像一面面旗帜飘扬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

三代人的春节

□ 艾兴君

每年春节，我们家都要挂年画、贴春联、放鞭炮。年味，是我家三代人最在意的一种味道。但一家三代人的心里，却有着对春节的独特体会。

父亲常说，他小时候，一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手指头数日子，盼过年。只有过年，才能有好东西吃，有新衣服穿。谈起小时候对春节的感受，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告诉我，对于那个年代的他们来说，过年就是“好日子”。

父亲兄弟姐妹四个，那个年月，因为年夜饭上有荤菜，一顿饭下来，每个人能分到两块肉。父亲说：“吃完饭，兄弟姐妹就会跑到外面玩，在田野里追逐、打闹。那时候虽然穷，但很热闹，年味很浓，亲情也很浓，大家都盼着过年。”他说，现在日子虽然好起来了，却没有了早些年热闹。如今过年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盼着我和儿子回来。“只有你们一家三口回来了，全人才算齐了。一家人团圆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地吃着年夜饭，那才叫过年。”

而我记忆中的春节，从腊月廿三就开始准备年货了。那时，父亲骑着自行车，一趟一趟地从农贸市场买肘子、蔬菜和饮料，那个时候的商店不是什么都，得分批、换地儿才能把年货买齐。我想，小时候我最爱过年的原因，是能够放烟花，那颜色、那形状、那感觉，现在想起来都十分怀念。

那时的年夜饭上，父亲常常嘱咐我：“小孩子不能乱动，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，吃个长长久

久、团团圆圆；吃鱼不能吃头尾，要有头有尾、年年有余。”规矩虽多，却觉得特别有意思，有年味儿。

如今一进入腊月，各大商场便早早备足了各类年货，买东西不像以前那样难了。有了淘宝后，我办年货就更方便了，足不出户，就把各种年货备齐了。虽然物质充足了，但我就感觉缺了点什么——过年好像没有“年味”了。

不过，过年仍是我儿子最开心的日子。他有新衣服穿，有美食吃，不用去学校，整天可以走去亲戚家，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拿红包。

儿子每年的压岁钱都是递增的，这让小小年纪的他很是开心。10岁的儿子正是换牙的年纪，说起话来还有点漏风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今年的压岁钱够买一个iPad了，剩下的就让我妈给我存起来。”最近，放寒假的儿子在我妻子的陪伴下还去看了海底世界，千奇百怪的动物让儿子看得乐开了怀。“妈妈，你看，那是大鲨鱼，好吓人啊。”说着，儿子一头栽进妻子的怀里。

妻子说：“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不像我们小时候，能玩的东西很少，能走个亲戚什么的就算是最大的满足了。”看着儿子过年，妻子也会恍惚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年的样子，她说那时跟现在真是没法比啊。

这就是我家三代人眼中的春节。无论年俗如何变迁，过节的方式如何花样百出，亲情始终是过年的主线。回家过年，永远是大家情感上的最佳归宿！

过年，童年最美的梦

□ 梁惠婷

“深深寥寥竹荫廊，披衣歇枕过年芳。”“莫使游华顶，道遥更过年。”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“病思过年应小减，官身得假未全闲。”“安分随缘事事宜。平生最活过年时。”……闲读唐诗宋词，读到有关过年的诗词，读着读着，过年的时刻便到了。

小时候，最盼的是过年。过年就像一个最美的梦。

父亲的年，对联是重头戏。过年前，父亲就买来了红纸和笔墨，然后在一个安静闲适的早上，在堂屋里，铺开红纸，拿出笔墨，郑重其事地开始写对联。他写“迎春迎春迎富贵，接财接福接平安。”横批便是“迎春。”小时候我看到“迎春”这个词，仿佛眼前就是桃红柳绿、春江水涨、轻燕衔泥的春天了。父亲也写“事事如意大吉祥，家家顺心永安福。”横批是“鸿禧”，那是他对我们全家在新的一年里的心愿；他也写“春耕细作丰收岁，勤俭持家有余年。”横批是“勤劳致富”，那是他的自勉。除夕当天，父亲就将他亲手写的对联端端正正地贴在堂屋大门的两边，他在楼梯的地方贴“上落平安”，在厨房贴“丰衣足食”，在鸡圈猪圈贴“六畜兴旺”，在房门上贴“五福临门”……这些春联，寄寓了父亲对新年的美好愿望。父亲的春联，总让我想起一些名家笔下的春联来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，他书画俱绝，他写的春联也体现出了他的大家风范：“天泰地泰三阳泰，家和人和万事和”。他也写过细腻抒情的春联：“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”，春联里的春风、夜雨在郑板桥笔下是那么舒坦，那么滋润，令人舒畅神往。老舍先生也很喜爱春联。他说：“欢迎春节，要贴春联。大红的纸，黑亮的字，分贴门旁，的确增加喜气。”他题写了许多寄托迎春之乐、很有特色的对联。“吟诗辞旧岁，举杯贺新年”，“诗吟新事物，笔扫旧风流”，“酒熟诗歌壮，梅红天地新”，这三副清隽明快的春联，都飘散着一股酒香，给新春带来了一片喜气。

母亲的年，是那温暖的炊烟。过年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忙

碌在灶台前，给我们做出很多美味的饭菜。最难忘的是大年初一的早上，母亲早早地把我们从被窝里拉起来，让我们吃红糖糯米粥。在我的家乡，有初一吃红糖糯米粥的习惯，代表着在新的一年里全家甜甜蜜蜜。长大后，我离开了父母，离开了家乡。但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在大年初一的时候，我都不忘煮一碗红糖糯米粥来吃，因为那是过年的味道。

祖母的年，是颤颤巍巍地给我们姐弟三人压岁钱，大年初一的早上，祖母总会又给我们一个“添岁”红包，寓意是小孩添岁添福。红包里钱并不多，多为一两块钱，但我们仍然欢喜。多年后，我仍然念念不忘祖母的添岁红包。

我们小孩的年，是穿上新衣服，拿了压岁钱，欢天喜地地与同伴们互相炫耀，看谁的压岁钱多。除夕夜将近时，村庄里就开始放鞭炮，“噼噼啪啪”的爆竹声此起彼伏，绵绵不绝地响一着夜，那一夜，我们通常兴奋得睡不着，于是走出家门去抢“哑炮”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门口的地上满是爆竹的红纸片，陡增几分喜庆的色彩。空气中弥漫着爆竹的硝烟味，那是过年的味道。我想起丰子恺的散文《过年》里也写到有关过年玩鞭炮的情节：“绝大多数人家廿七夜过年。所以这晚上商店都开门，直到后半夜送神后才关门。我们约伴出门散步，买鞭炮。鞭炮种类繁多，我们所买的，不是两响头的炮仗和劈劈拍拍的鞭炮，而是雷炮、流星、金转银盘、水老鼠、万花筒等好看的花炮。其中万花筒最好看，然而价贵不易多得。买回去在天井里放，可增加过年的喜气。我把一串鞭炮拆散来，一个一个地放。点着了，立刻拿一个罐头来罩住，‘咚’的一声，连罐头也跳起来。我起初不敢拿在手里放。后来经乐生哥哥教导，竟胆敢拿在手里放了。两指轻轻捏住鞭炮的末端，一点上火，立刻把头转后面。渐渐老练了，即行若无事。”

小时候，最喜欢、最盼望的是过年。过年，就像一朵绚烂的花，开在童年的梦里，兀自散发着醉人的芬芳。



点燃春天(摄影) 苗青

时光深处的年画

□ 刘丽桃

春节快到了，年味渐浓，走在热闹的集市上，看到那一幅幅精美的字画，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春节时父亲画的年画来。

那时，每逢快到春节时，父亲就会买来纸张和画笔，坐在木窗下就着雪光画年画。父亲画年画的时候，我就开心地围在他身边，看他写字作画。

父亲曾是个教书，吹拉弹唱样样都会，但不会画年画，我家春节的年画以前都是求人画的。画师作画时，聪慧好学的父亲就在旁边，边看边琢磨。他拿着人家画好的画，自己在一笔临摹、练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久而久之，父亲就学会了画年画。

那时家里日子清贫，父亲为增加点过年的气氛，哄我们高兴，就画上

几幅年画，在大年三十那天贴在自家的白灰墙上。父亲画的荷花，清雅脱俗，画的胖娃娃，维妙维肖。那色彩浓烈、栩栩如生的年画，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年味，让原本简陋的屋子立刻变得温暖多彩，我们的心情也随之更加愉悦而明亮起来。在那没有玩具也缺少启蒙的童年，年画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美和希望。

此后几年，父亲苦心钻研绘画技艺，从内容上进行创新，花样不断翻新，花草树木、人物风景，美不胜收，邻居们看了都赞不绝口。渐渐地，父亲成了村里人的名人，每年一进腊月，乡亲们纷纷来找父亲画年画。父亲是个善良实在的人，总是来者不拒，他经常自己买来纸张给人画，还不收钱，他说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帮个忙没啥。”但是淳朴的乡邻们，知

道我家生活拮据，来取画时，经常会带点他们自家地里种的花生、黄豆、糯米来。有人偷偷留下年画钱的，父亲知道后通常会让母亲再还回去，他说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。

每当乡邻们来家里，母亲总是热情张罗着请他们喝茶，大家坐在一起热乎乎拉拉家常，说着喜气的活。年画拉近了乡邻们的感情，收获了友谊，让乡村的年味愈加浓郁。

随着时光流逝，年画渐渐远离了“年”的舞台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。如今，年画已不再画年画了，但儿时的美好时光一直铭刻在记忆里，那些承载着对新春和未来美好愿望，承载了岁月流年的年画，每逢到春节都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父亲的年画，温暖了我的心房，也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温馨和幸福。

当回家过年成为了一种习惯

□ 李洪敏

家子风尘仆仆地从城市里赶回来了。一起拜年时，大家取笑他，二哥，你傻啊！这么冷的天，窝在家里多舒服啊！

二哥笑了笑，很动情地说：“以前有这种想法，可是等真的可以了，一切也都不是你原以为的一切了！从昨天下午看着左邻右舍陆续地回老家，心里就不安分了。现在城里就像空城，没有地方去，哪有我们老家热闹。还是回来，心里踏实。”

听了二哥的话，让曾经很厌烦回老家过年的我心头一动。第二天，正月初二，是两个大姑姐回娘家的日子，不曾想，娘家的一个表妹，带着全家人也来了。

闲聊时，表妹夫说，早晨看着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忙着走岳家，表妹

在家哭了一通，连早餐都没心情吃了。因为表妹的爹娘都没了。表妹夫哄着劝着表妹说走大姨家，表妹这才高兴，于是一家人就都来了。

看着身边的表妹，想想昨天二哥的话，突然间，有份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。这世间，原来有份羁绊，有份牵挂，也是一种幸福。

以前，我曾经非常地羡慕一个同事，因为他过年不用回老家，现在想想他该是多么地可怜啊！和老公、女儿聊起这个话题，多年纠结的态度，一下子都转变了过来。甚至聊到了以后，也许过不了几年，我们真的就像我的那位同事一样不用回老家过年了。

可是，已经习惯了这种过年方式的我们，不回家，又该去哪里呢？

在三亚过年

□ 李后强

多次在三亚过年，每次都有新体验。鲜花、浪花，美食、美景，蓝天、碧海，阳光、沙滩，雾霾绝，人心暖，腰围容易大一圈！而今年，凤凰飞出海南端，三亚登上央视春晚，神州欢呼，天涯不遥远！扬帆破浪的帆，驾乘风浪的船，魅力海景如梦如幻！

也是创新的乐园。不仅是车牌的博物馆，更是创业的国际范。面朝大海，脑洞灵感。仰望星空，心中平安。在三亚过年，见证碧海蓝天，青龙湾、海棠湾、清水湾、三亚湾、湾湾有精彩，处处是亮点。自然生态在保护中重建，昔日风行“小产权”，一夜清风全扫完。许多年，游客心悸的小饭店，如今有了价格上线。国际旅游岛，不仅是老人的家园，

也是创新的乐园。不仅是车牌的博物馆，更是创业的国际范。面朝大海，脑洞灵感。仰望星空，心中平安。在三亚过年，见证碧海蓝天，青龙湾、海棠湾、清水湾、三亚湾、湾湾有精彩，处处是亮点。自然生态在保护中重建，昔日风行“小产权”，一夜清风全扫完。许多年，游客心悸的小饭店，如今有了价格上线。国际旅游岛，不仅是老人的家园，

“春运难”也是一种特殊的年味

□ 耿银平

春运开始了。晃动的列车，漫长的旅程，拥挤的车厢，难熬的夜晚，构成一幅幅春运回家图景。在浙江宁波开往亳州的承载近2000人的列车上，困乏的返乡务工者在拥挤的车厢里，玩杂耍一般的睡觉姿势，看了让人心酸：一位返乡者，将头埋在行囊上睡觉。一位老手趴在箱子上睡觉。一位孩子骑在爸爸脖子上睡觉。这种“一程回家路，几把辛酸泪”的“春运难”，的确给公众带来了出行不便等等。可如果用多元思维来分析，“春运难”也是一种特殊的年味呢！

为了“过年”，几乎所有在外就业创业的人们，都将回家当作不约而同的年终目标。没有任何人强制已达到了整齐划一的程度。坐火车、开汽车、坐飞机、骑摩托车、步行，临近年关的乡路上、公路上，人流如梭，甚至达到了人山人海、极度拥挤的状态。据统计，2016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超过29.1亿人次。挤的是一种团圆，赶的是一种乡愁。试问，有哪一国家和民族的回家动作，能达到这种全民化的齐调一致呢？有哪一国家和民族的回家决心，有如此一如既往、锲而不舍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：中国。

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“春运难”，但当它真的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不妨进行一下文化剖析和精神总结。虽然当下全球化进程汹涌澎湃，个性主义、现代主义很有市场，可是，沉淀在国人心中的那个民族情结、文化基因，却始终没有褪色，未曾有变。每个华人心中，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自豪感：我是中国人，汉字让我们方方正正，汉语让我们优雅玲珑，君子观念让我们胸怀天下、勇于担当，尚合求同等等，所以，每年春节才会出现轰轰烈烈的“人口大迁徙”，相当于二战时期的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，就连不少欧美国家，也加入到了“春节大合唱”中，举办各种节庆活动。春节的影响力、感染力、凝聚力和渗透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这些年每到春节，不少人都感叹“年味变淡了”，其实所谓的年味变淡，是因为过去过年时，我们对吃有太多的奢望和期待，现在，物质化需求降低了，购买年货的积极性小了，就出现了所谓的“年味变淡”，内心深处过年的热情和期待，并没有减少，我们传播年俗，贴春联，短信拜年，走亲戚，发压岁钱，还有旅游过年等等。“说年味变淡具有片面性”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资料显示，中国年俗文化的形成，前前后后经过了一千多年左右的时间积淀，如此坚韧的岁月打磨，它才有了一种特殊的“味儿”——浸润到衣食住行、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一种无形的精神惯性和价值光彩，一种别具特色的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，如果因为某一方面面的变淡，就大喊“年味淡了”，甚至因此否定整个厚重的年文化，这不是一种思维肤浅和妄自尊大吗？对于“春运难”，我们在倾力解决的同时，如果也能多一些善意、理性的剖析和理解，此举不但纾解了“春运焦虑”，也深度弘扬了年文化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